

# 武 术 术 语 英 译 论 析

李特夫

( 茂名学院 英语系 , 广东 茂名 525000 )

**摘 要** :基于国内武术英译研究现状以及武术术语的文体特征和文化底蕴 ,武术术语英译应准确定位为文化翻译 ,并以“外尽其形 ,内显其理”为准则。此外 ,尤需注重以下文化表现问题 :音译的文化传真优势、语码混杂的文化共生特色、形象移植的文化整体韵味、借词的文化语境适应、图像附注的文化跨媒介传达。

**关 键 词** :武术术语 ;文化翻译 ;文化表现

中图分类号 :G8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 - 7116( 2006 )06 - 0063 - 04

## O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Wushu terms

LI Te-fu

( Department of English ,Maoming College ,Maoming 525000 ,China )

**Abstract** :With globalization of Wushu ,the function of translation as an intercultural bridge has long been neglected. The way of Wushu lies in the harmonious unity of the external form and the internal spirit ,and so is the case with nature of translation. Based upon an exploration of the current Wushu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and the stylistic features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Wushu term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Wushu terms should be orientated to cultranslation and be guided by “ seeking for the outer formal correspondence and the inner spiritual similarity ”. Moreover ,it should emphasize the relevant issues to the expression of culture ,such as superiority of transliteration in culture facsimile ,cultural symbiosis by mixed different language signs ,cultural flavour in transplantation of imagery ,borrowing words to cultural adaptability ,cross - media cultural transmission in annotated pictures .

**Key words** :Wushu terms ;cultranslation ;expression of culture

中华武术历史悠久 ,源远流长 ,集技击、健身与观赏于一体 ,内容丰富 ,方法独特 ,素有“国术”之誉。武术术语短则一二字 ,长不过二三言 ,却涉及到拳术流派、身型手法、技击套路或长兵短械之要义精髓 ,而且作为一种文化载体 ,更折射出独特的民族文化品格和心灵境界。

武术术语翻译虽同法律、广告、商标等专业技术术语翻译一样 ,有着概念明晰和准确诠释的共性追求 ,但还有着武术文化的彰显与译介个性特征 ,可谓译事虽小 ,却大道存焉。特别是在当今“东学西渐”思潮下 ,作为一种亟待保护与传承的“活态文化” ,传统武术的现代化与国际化进程日益加快 ,翻译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尤显重要 ,而翻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又为重新审视武术翻译、传播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域。

## 1 国内武术术语英译及其研究现状

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 ,随着功夫影视文化的兴起与传播 ,武术热潮正在全世界形成 ,但“武术翻译研究却是一个新兴的领域 ,才刚刚起步”<sup>[1]</sup> ,武术专业词汇、术语的翻译

研究已成为迫切而首要的课题之一。

### 1.1 整体乏力且重视不够

笔者曾对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1995至2005年10年间的论文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检索 ,有关武术术语翻译方面的文章仅有两三篇 ,且大都只局限于具体技法之举隅 ,缺乏相关翻译学与语言文化角度的理论深入 ,如果与众多的法律、广告、商标术语翻译研究资料相比较 ,在质和量上的差距皆相去甚远。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 ,笔者还就武术词汇英译辞书情况进行了收集和了解 ,通过国家图书馆联机目录 ,仅发现有《汉英武术词汇》<sup>[2]</sup>和《英汉汉英武术常用词汇》<sup>[3]</sup>两本 ,成书时间都在20世纪80年代。近几年 ,随着奥运热的不断升温 ,所涌现出的大量体育英语类书籍 ,如《体育英语1-4册》、《体育英语》、《奥运会及国际体育比赛英语》、《英汉汉英奥运词典》等 ,但有关武术英译涉及甚少 ,连最为权威的《中国武术百科全书》<sup>[4]</sup>中也未列出任何武术英译词条。不难看出国内武术术语英译及研究整体乏力 ,至今尚未引起足够重视。

### 1.2 武术术语英译混乱

以“武术”一词的英译为例,仅《汉英武术词汇》<sup>[2]</sup>、《英汉汉英武术常用词汇》<sup>[3]</sup>、《汉英词典》<sup>[5]</sup>、《新时代汉英大词典》<sup>[6]</sup>和《新英汉词典》<sup>[7]</sup>几本常见辞书中共给出了“Wushu”、“Chinese Wushu”、“traditional Chinese combat exercise”、“traditional Chinese boxing”、“fighting arts”、“martial arts”、“Chinese martial arts”、“kung fu”等译法。同样,在上述辞书中“太极拳”一词也可找到以下不同译法:“traditional Chinese taiji”、“Taijiquan”、“Taiji boxing”、“t'ai chi ch'uan”、“shadow boxing”、“hexagram boxing”。

诚然,译无定法,但作为一种专有术语翻译,武术译名的标准化与统一终将是势之所趋。早在 20 世纪初,朱自清<sup>[8]</sup>曾就译名统一提出了政府审定、学会审定、学者宣扬、多数意志选择 4 种途径,可见武术术语译名统一绝非一日之功,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但目前国内武术术语翻译所面临和首先须统一的问题却是,武术术语翻译如何定位,应当秉承着怎样的原则,其目的与功用又何在?“译无定契,理有恒存”,只有从理论层面上就这一问题统一了认识后,才谈得上厘定标准和妥为移译,并最终促进术语英译统一。

### 1.3 误译、硬译、胡译现象较为普遍

仅以拳术名称英译为例,大多习惯将“××拳”处理为“××boxing”,似乎已成定势,比如“Shaolin boxing”(少林拳)、“Monkey boxing”(猴拳)、“Zha boxing”(查拳)、“Floor-skill boxing”(地趟拳)……“一阴一阳谓之道,而一阴一阳也谓之拳”<sup>[9]</sup>。流派众多、千变万化的拳种、拳法不仅是武术一大景观,而且深受我国传统哲学、医学、宗教与艺术影响,贯穿着阴阳、五行、八卦、太极等道家 and 儒家文化思想,体现出内外双修、形神合一、技击与养生兼而顾之的独特品格。而“boxing”一词,语义较为固定,是一个带有特指性的专业术语《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Britannica)中解释为:“Sport, both amateur and professional, involving attack and defense with the fists. Boxers usually wear padded gloves and generally observe the code set forth in the marquess of Queensberry rules. Matched in weight and ability...”可见,两者在文化渊源、拳理、套路规则、技击方式和功用上迥然而异,这样译抹杀了中国传统技击术“拳”应有的文化个性,极易产生文化错位与误读,倒不如音译“Quan”更为妥帖。再如“长拳”、“红拳”和“南拳”不宜生硬地译为“long boxing”、“red boxing”、“south boxing”<sup>[10]</sup>,同样“短拳”也不可译为“short boxing”,看似字面忠实,实则令人难以索解,不知所云。“长”言其姿势舒展大方,动作灵活快速,以形喻势<sup>[4]</sup>;“红”本为迎合国民崇尚吉祥之文化心理而得名;“南”乃泛化虚指,强调拳种流派,而“短”指贴身短打,相当于“close combat”。至于还有的将“滑拳”和“咏春拳”分别译为“slippery boxing”和“praise spring boxing”,纯属望文而解的胡译。“滑”指人名“滑宗歧”<sup>[11]</sup>,而“咏春”同样也源自人名“严咏春”。

## 2 武术术语、语言表达特征分析

武术术语名目繁多,涵盖极广,不仅包括拳种、器械、功法、技术与套路方面的专有词汇,而且还包括丰富多彩的武

谚和武训。刘宓庆先生<sup>[12]</sup>依据陈述目的和艺术目的程度之强弱,将文体表达分为常态和非常态两大类型。武术词汇表达不仅以概念陈述和达意为主,而且还重形象和气势,十分讲求艺术和审美价值,武术术语自成一格,介于常态与非常态之间,有着许多独特的个性:“形趋简约”的语用规范、“形象寓意”的审美追求、“敷陈其事而道言之”的明理宗旨。

### 2.1 “形趋简约”的语用规范

受传统简洁、洗炼的言语观念影响,武术术语大都仅寥寥数字,以名词或名词性词组表达为主,习惯运用“名词+名词”、“形容词+名词”、“动词+名词”等搭配方式,如少林拳、武当剑、虚步、撩掌、戳脚、弹腿,不一而足。同时,语言省略和简化现象也比较普遍:“大悲陀罗尼拳”简化为“大悲拳”;“查密尔所传之拳术”简称“查拳”;“八卦唐拳”简为“唐拳”;而揉合蔡家拳、李家拳、佛家拳精华者,干脆简缩为“蔡李佛拳”……此外,还大量运用数量词表达,例如一字步、双龙指、三叉耙、四门拳、五禽戏、六翻手、七星螳螂、八字掌、九节鞭、少林十三爪、回回十八肘。

从词义角度来看,武术术语表达中词汇义项都较为固定,极少运用语义复沓和叠字,因此词义的单一性情况最为常见,而对义性术语次之,如大洪拳与小洪拳、阴掌与阳掌、内家拳与外家拳、长拳与短拳。此外,同一术语中对义词汇并置也偶有所见,如:子母拳、左右轮刀、里外拐肘。

### 2.2 “形象寓意”的审美追求

除了用“白描写实”性语言对认知对象加以描述与命名外,武术术语还善于运用“直觉体悟”思维方式、形象化的语言和比喻、类比、夸张的手法来传达气势和神韵,这种审美追求在武术器械、动作和技法命名中尤为突出,如梅花桩、狼牙棒、流星锤、金钟罩、鸳鸯拳、牛舌掌、剪刀指等。另外还有,蹬足起身被形象化为“鲤鱼打挺”;提膝亮掌称“金鸡独立”;坐盘称“枯树盘根”;仆步穿掌称“燕子抄水”……在形象的选择上,不仅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动植物和事物形象,而且还喜欢运用一些具有浓厚民族色彩的龙、凤形象,例如凤眼拳、凤尾锤、青龙偃月刀、青龙探爪、叶底藏龙、百鸟朝凤等;有的术语形象直接取自于神话故事、宗教传说和人物典故,如二郎担山、轩辕跨虎、观音掌、判官笔、八仙过海、霸王别姬、荆柯刺秦、吕布拖戟等。

毋庸置疑,武术术语中“以形传神”的审美追求有利于武术的接受与传播。然而“象形取意”虽得于新奇醒目、想象之美,但往往失于内涵和概念表述上含混和缺乏理性逻辑,例如人们就很难将“木虎”这一器械名称与日常生活中的“板凳”联系起来。因此形象化武术术语翻译时,会造成理解上的困难以及形象保留和译语接受之间的矛盾。

### 2.3 “敷陈其事而道言之”的明理宗旨

武术术语在追求名实相符和审美情趣之外,还讲求明理,即对武术文化渊源和内在机理加以深刻揭示。最直接的表现莫过于武术术语表达中借用了许多传统文化的哲理概念、术语词汇,如太极拳、八卦掌、五行拳、六合拳、阴阳剑、形意拳、无极拳、开合术、自然门、无极功、混元导气功。上述太极、八卦、五行等概念术语本属古代哲学范畴,是对世界万物

之本源——“道”这一哲学命题的经典诠释,而这些哲学学说却被有意识地纳入武术术语命名中,目的就在于揭示武术文化实质及内在规律,比如,太极拳原名为绵拳或长拳,直到清代王宗岳以太极阴阳哲学喻其拳势后才更名为太极拳;同样,心意拳因其理法于形神相合之传统文化观念,便改称为形意拳,而八卦掌也是由转掌之称改为现名<sup>[13]</sup>。

“敷衍其事而道言之”的言说方式和文化诉求心理为武术术语注入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并且直击武术理论之精髓。但这些抽象而笼统的哲学术语与“神韵”、“味”等文论术语一样,让人“一看就明白,一问就糊涂”(季羨林语),在跨文化交际中,势必引发词汇与文化空缺问题。正可谓,武术家之“乐园”,却是翻译者的“梦魇”,非常之“道”,尤需非常之译。

### 3 武术术语英译的文化表现问题

#### 3.1 武术术语翻译文化定位与标准

武术术语作为承载和推广武术文化的媒介之一,武术术语翻译本质上就是一种文化翻译,就是通过文化解读和文化表现来“翻译容载或蕴含着文化信息的意义”<sup>[12]</sup>。特别是,随着传统武术日趋式微,濒临失传,太极拳、少林武术都在纷纷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将武术术语翻译定位于文化翻译无疑更具现实意义,同时这也正与“文化转向”的译学思潮相契合。唯有向民族文化回归,方能有助于武术作为国粹广为传播而不朽。

“天人合一”,万法难离其宗。武术文化之纲要乃在于“合”:肢体形于外与心意诚于内,对立双方、有形与无形之和谐统一。武术的基本规律就在于内外双修、神形并重,而翻译与此颇为相似,旨在追求内容与形式传达的统一,神似与形似的统一。因此,不妨以武术之道来喻翻译之道,将武术术语英译原则标为“外尽其形,内显其理”,即在追求术语语言特征、审美风格传达的同时,着眼于所承载的精神文化与器物文化的传承和彰显。

#### 3.2 武术术语英译中音译的文化表现力

由于“译必从意”的传统理念和倚重名实相符、意义可解的认知心理,音译屡遭驳诘,其在文化翻译,特别是译名中之独特功用似乎并未受到普遍重视。具体到武术术语,若依据金惠康先生<sup>[10]</sup>的观点,至少有以下3种情况宜用音译:一是术语中的地名、人名。我国早有文件规定地名等专名不得采用外文,可见武术术语中地名、人名的音译问题关乎民族文化尊严和国家语言政策。二是义理本深,阐释乏力,当用音译。如《汉英武术词汇》将“八卦掌”、“太极拳”分别译意为“eight-diagram palm”、“eight extremes boxing”,意义含混与文化损耗不言自明,同样,诸如太极、阴阳、六合等概念以及软开门、八门九锁拳、八门奇势连环拳等术语更是难究其意,应去繁就简,音译为主。三是一些普通词汇在武术文化语境中已另有所指或甚至完全丧失原意,若循意而译,容易曲解与误导。如《英汉英武术常用词汇》中“炮捶”和“窝心炮”被译为“cannon boxing”、“cannon out of the bosom”。“炮捶”乃传统拳种,理法阴阳,发劲刚阳,五行属火,得此名,有窝心炮等十二种技法<sup>[4]</sup>,与现代“火炮”(cannon)之字面意思不相等同,

若对号入座,实则谬矣。而在花拳、太空拳、子母拳这类术语中,“花”、“太空”、“子母”只是命名符号,名实相去甚远,不能意译为 flower、space 和 son-mother,皆不妨依音而译。

音译在克服语言差异,保护文化遗产的完整性与真实性方面不失为一大利器。至于武术术语音译的接受问题,似乎不必过于忧虑以致束缚了手脚,正所谓共性乃寓于个性之中,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例如功夫、气功、太极拳之音译早已作为固定词汇进入了英、法等多种语言,而如今国际武术联合会也将“武术”译名定为汉语拼音“wushu”。同时,再观日本的柔道(judo)、空手道(karate)、剑道(kendo)、韩国跆拳道(taekwondo)莫不音译而异化出之。此外,更有“双节棍”之名也并非译意为“two-section cudgel”,而是根据其日语读音,译为“nunchaku”,并成功“入侵”英语。

#### 3.3 武术术语英译中“语码混杂”的文化交融

语码混杂指使用一种语言时,夹杂着另一种语言成分的词、词组或语音形式<sup>[14]</sup>。单纯从翻译技巧来看,就是部分译意与部分译音的合成技法,而从文化语言学和跨文化交际角度,却体现了民族文化的传承性和不同文化的交融性。不可否认,在一些类属性或范畴性概念上,例如身、手、腿、掌之功法、翻、腾、转、挪之动作以及一些器械物事方面,传统武术文化与西方搏击文化有相似之处,但在一些具体特指性概念中却存在着文化空缺。比如青萍剑、八卦双刀、少林棍、洪门手、观音掌、太极推手、杨家枪等术语翻译中,基于“文化共核”,剑、双刀、棍、手法、掌法、枪之类的范畴性概念可译意,而具体概念只得借助汉语拼音,于是便形成了 Qingping sword、Bagua double broadswords、Shaolin cudgel、Hongmen hand、Guanyin palm、Taiji push-hand、Yang-style spearplay 等中国式英语表达。这种具体概念取音而类属概念译意的语码混杂策略,不仅能补偿译意时的文化流失,凸显术语中的文化个性,而且还可提醒读者,译文并非完全等值,存在着文化交融。

#### 3.4 武术术语英译中形象的文化移植

既然“形象寓意”的审美追求是武术语言一大特色,形象的淡化与缺席势必带来文化流失,译者需尽量移植,最大限度地保持“原汁原味”。对于那些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动、植物和事物形象,如月牙铲、流星锤、飞虹剑、燕子入林、白蛇伏草、扑虎落地、金刚捣碓,可直译为 crescent shovel、meteoric hammer、flying-rainbow sword、swallow flying into woods、white snake's hiding in grass、pounce on a tiger、vajar pounding mortar,而随着龙、凤等民族形象渐为外国读者所接受,也不妨直接移植,如 spread phoenix's wings(凤凰展翅)、black dragon coiling around pillar(乌龙绞柱)等。当然也有一些人物形象,如苏秦背剑、关公托袍、敬德拖鞭、武松脱铐等,因语出典故,不得不音译或淡化处理。笔者承认,在术语概念准确传达方面,形象移植有时会产生理解上的困难,但事实上,即便汉语读者,若不熟悉武术,对许多术语内涵恐怕也是一筹莫展。试比较一下金鸡独立和鲤鱼打挺的两种译法:stand on one foot、jump up from the lying position 与 pose as golden pheasant on one leg、take a carp's leap,不难发现,从审美情趣和文化韵味整体观

之,形象移植仍利大于弊。

### 3.5 武术术语英译中借词的文化适应

文化共性客观存在,武术术语英译有时可直接吸收、套用一些其它专业或领域中较为固定且广为接受的词汇或概念,例如:可借用西方拳击中的 fake blow、chop( blow )、uppercut 来译武术中的“假拳”、“栽拳”、“抄拳”(“撩”);用摔跤中的 cross - buttock、salto、break bridge 来译武术中的“过背摔”、“抱腰过胸”、“压桥”;用体操中的 balance stand、balance stand side-ways 来译武术中的“燕式平衡”、“侧身平衡”……武术术语有鲜明的专业特点和文化内涵,翻译中的借用或套用必须基于文化适应这一语用前提之上,否则由于语言历时和共时性以及文化间差异,便会导致文化错位与误读。在本文开始,笔者就详细论述了不能借用源于古罗马、希腊竞技格斗文化的“boxing”来套译武术中的“拳”,原因就是文化不相适应。又如,太极拳中有一术语名为“手挥琵琶”,T'aichi for Beginners 里译为“play guitar”<sup>[11]</sup>,套用西洋乐器之名来译“琵琶”,不仅时空错位,更是文化错位,事实上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中已收有“pipa”一词。再举一例,武术杂兵器之“判官笔”,《汉英武术词汇》译为“judge pen”,显然名实不符,而笔者曾见“Osiris”一词译为“判官”,《韦氏词典》释为“the Egyptian god of the underworld and husband and brother of Isis”,若据此译为 Osiris' writingbrush,恐怕在文化上仍出入较大,值得商榷。

### 3.6 武术术语英译中图像注解的视觉文化

以图示意、图文并举是武术中一种独特的话语方式,像《三才图会》之类的古代武术图解文献不乏所见。译名加注本为翻译常用技巧之一,但大都只诉诸于语言文字媒介。武术术语翻译,尤其是技术动作和器械类词汇,专业特征较强,读者难免会产生理解上的障碍,正如比利时学者马克·特博姆<sup>[15]</sup>所言,由于文化差异,用母语以外的语言来解释武术时,往往变得不那么好理解了。译名之外,当为附注,如果运用文字注解,恐累赘冗长仍难尽其意,此时不妨巧妙运用图像注解。图像注解可归入“符际翻译”之中,但本质上实为一种视觉文化现象,一种跨媒介的文化表现策略,不仅能将抽象概念具体形象化,而且能保证文化信息传达的完整、准确与简洁,同时在表达方式和阅读上增添了许多审美情趣。例如,武术步法中的“虚步”,常译名为“empty step”,曾见文字注解,仅汉语竟长达二百余字<sup>[16]</sup>,而图像注解,只需数笔就勾勒成像,相关步法要求与要点尽在其中。又如武术双器械“峨嵋刺”,习惯译为“Emei daggers”,“峨嵋刺”究竟为何种器物,笔者按照英译文字(dagger)而求解,始终未明白,后经查阅附注图像,器物细节形象便一目了然,原来“峨嵋刺”并非属匕首类,外形颇似针状,准确应译为“Emei needles”。

“武术属于体育,但高于一般体育”<sup>[17]</sup>。武术浸透着传统哲学、兵学、医学、美学等睿智与底蕴,是几千年中华灿烂

文化的结晶和缩影。武术翻译的价值取向和功用就在于民族文化品格的彰显与传承,而武术翻译之难亦在于此。具体到武术术语英译,须“外尽其形,内显其理”,不仅要求专业特色与概念的准确诠释,更要求文化义理的译介,并藉此构架起武术文化国际传播和交流的桥梁,唯此方算尽了翻译之能事。

### 参考文献:

- [1] 徐海亮. 武术翻译四项原则[J]. 中华武术, 2005(1): 24 - 25.
- [2] 吴必强. 汉英武术词汇[M]. 重庆: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重庆分社, 1988.
- [3] 解守德. 英汉汉英武术常用词汇[M]. 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89.
- [4] 中国武术百科全书编委会. 中国武术百科全书[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8: 86 - 88.
- [5] 词典编写组. 汉英词典[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5.
- [6] 吴景荣. 新时代汉英大词典[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 [7] 词典编写组. 新英汉词典[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
- [8] 朱自清. 译名[G]//翻译研究论文集(1894 - 1948).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4: 57.
- [9] 栗胜夫. 中国武术发展战略研究[M]. 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3: 4.
- [10] 金惠康. 跨文化交际翻译续编[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4: 175 - 176.
- [11] 赵国庆. 中国武术史话[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0: 159.
- [12] 刘必庆. 文化翻译论纲[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9: 159 - 172, 83.
- [13] 任海. 中国古代武术[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37 - 107.
- [14] 邢福义. 文化语言学[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0: 414.
- [15] 马克·特博姆. 亚洲传统武术与西方文化[J]. 体育文史, 1998(2): 57.
- [16] 张泽正. 中国武术功夫[M]. 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2: 50.
- [17] 伍绍祖. 序[G]//中国武术百科全书.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8: 1.

[编辑: 李寿荣]